

元刻政府奏議



愛日精廬舊藏

後

寶
鑰
秘
關

元刊政府奏議

名人楷書
上級書



元刊政府奏議

元刊二冊

范文正公
政府奏
議

范父正公政府奏議目錄卷上

治體

答手詔條陳十事

再進前兩陳十事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身陳詳定奪進呈

奏乞定奪在京百官差遣等第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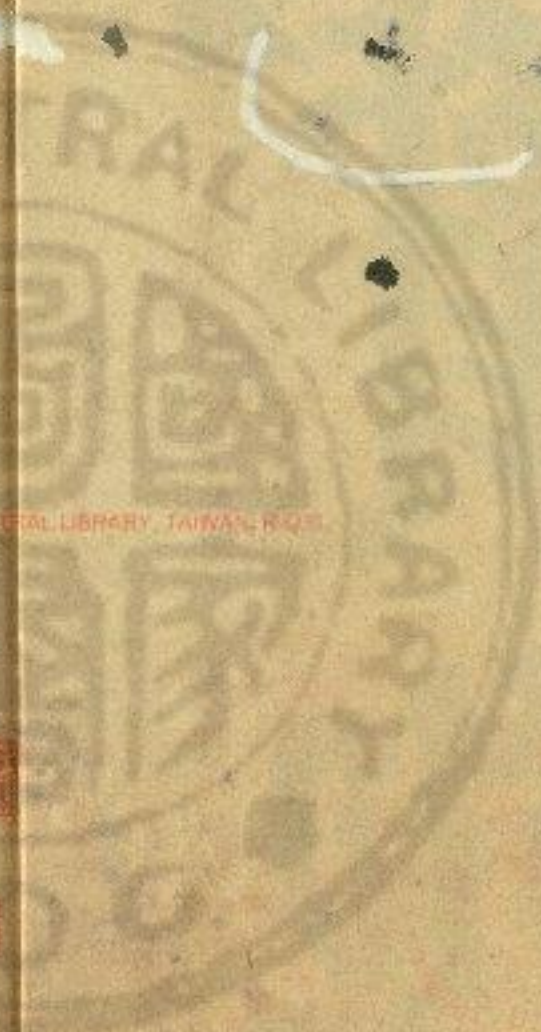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等事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為災異後合行踈決刑獄等六事

卷手詔五事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奏議尹洙轉官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奏為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奏武學生及令經略部署司講說

兵書

奏為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項雜物

奏乞兩府無判

再奏乞兩府無判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何經久即令施行

等事

奏議葬荆王

奏議許懷德等差遣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

奏重定職田頃畝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奏贖法等三事

卷下

邊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

一和策
二陝西守策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

陝西八事
河北五事

奏元昊求和所爭疆界乞更不問

奏為陝西四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奏乞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奏乞拒契丹請元昊和約

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奏乞將邊任官負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奏乞編錄沿邊部署司條貫宣勅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沿邊知縣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沿邊入中斛斛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四易錢帛

奏策試方略等人各與沿邊差遣

奏乞減武臣免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呈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奏乞揀選沿邊年高病患軍負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薦舉

奏為薦胡瑗李觀充學官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第等姓名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奏乞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奏馬懷德乞轉閤門祇候青澗城都監

奏乞酬獎張信

奏乞差宣撫副使

再奏乞召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

奏殿直王貴等

奏杜曾張沔

奏乞張去惑許元

奏杜杞等充館職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奏滕宗諒張元

再奏雪張元

奏辨陳留移橋

奏為劉胤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勘鞫

奏葛宗士

雜奏

奏乞罷去知政事知邊郡

奏乞互換巡邊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再奏乞免錫賚

奏避蔡稟嫌

奏乞選差河北州縣官負

奏乞在京并諸道置醫學

奏乞召募兵士捉煞張海等賊人
奏乞指揮管設捉煞賊兵士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目錄終

元統甲戌
憲賢世家
歲闌堂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治體

各手詔條陳十事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
拔擢韓琦斬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
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是得商
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
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陞
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
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
紀寢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
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奏乞召募兵士捉煞張海等賊人
奏乞指揮管設捉煞賊兵士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目錄終

元統甲戌
憲賢世家
歲闌堂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治體

各手詔條陳十事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
拔擢韓琦斬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
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是得商
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
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陞
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
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
紀寢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
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

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
成長久之業我國家草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紀
紀制度日削月侵官雖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威寇盜
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
源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
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
有立細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
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
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
以不次無兩稱者至老不遷故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
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

逸贖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
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為
也衆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
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
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
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綱之
壞執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
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賢不肯混清請託僥倖遷易
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盱
眈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
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
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細

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負關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
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
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
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
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尋常而出者祇守本官
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
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
在京重難庶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
并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
旬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
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對立可以進用如今日
在京差遣已旬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

交割旬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旬當
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旬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等事非
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
通計其遠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
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
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以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
別取進止其庶寮中有高才異行多所為論或異略嘉謀
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改遷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
政者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沈或五次推勘人
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
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眾所許則
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

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添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
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限濫
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
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
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
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經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
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
磨勘年限去樞密院比附父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
聞先王賞定于世諸侯有世子罷國公卿以德而任有罷
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
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
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

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
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
充試後其止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
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
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
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
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
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
充塞無關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
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
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著聞于外非時賜一子官
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

弟身事者並俟到任二年無遺關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
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
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監官
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
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有詠說不
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
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
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
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
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
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繞罷不以能否
例得各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

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門
書解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回日許進
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
第二等者即賜名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
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
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關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
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
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
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
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以獻
賢能之書于王

賢為有德行
能為有道藝

王再孫受之登于天府

天府
太廟

之寶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者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仍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得薄知勸家為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

去留貴之卷少而考校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杆格不能劇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以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之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負前講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来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校日久實少

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兩拘意思不逮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未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虞不考履行又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義事哉臣請重定外郡敷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蕪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蕪業之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參校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

聖意宣放其考校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亦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擬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

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
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
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
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
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
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
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令日以後所差知州知
縣縣令並具合人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
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
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其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
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口勿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計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

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
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
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
見關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報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
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位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
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代關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
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寒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
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債債以
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
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非負罪之人不守名節更有姦賊
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
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

受弊無可柰何由丁制祿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惡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彼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誅且使英後之流樂於為邑之任則百姓受

又將來陞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教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于賦歛歲伐桑柘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

豐受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
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
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
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
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
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
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
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
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
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
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
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

米石不下六七百文是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
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
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浚之後水患大減今竊後數年漸
已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
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閒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
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
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
數年之閒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
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
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
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備武備臣聞
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

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
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
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
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
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嚴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
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
重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足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
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
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
井之輩而輕寬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羣
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
費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

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河
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曰行五百里赦以赦前事言者以
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
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替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
至于寬賦歛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
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
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
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
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
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墮遏自
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
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

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
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
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日重命
令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準律文諸被制書有所
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
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
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赦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
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
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
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
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
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

密委初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關數如六軍七整
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
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之為強感使三
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
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
要也惟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效此漸
可施行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
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
職所置尚餘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
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
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
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

主戶五萬七百客
戶二萬五千二百

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遂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
百家而兩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鯨鯢孤獨不
能無役西洛之民家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
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兩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
文資一員董榷酤關征之利兼人烟公事所廢公人除歸
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
減省歸農則兩不失兩俱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
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
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
願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者保
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
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覩國家三年

理寺向明會法律官負參詳起請之詞刪去姦冗裁為制
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今繳納免致
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令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
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
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
從本條失錯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
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
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
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再進前所陳十事

臣前兩次所上共十事曾奉聖旨更進一本今寫錄進納
一曰明黜陟為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將以約濫進責實效

使天下政事無不舉也二曰抑僥倖為重定文武百官奏
蔭及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將以革濫賞省冗官也三曰精
貢舉為天下舉人先取履行以取藝業將以正教化之本
育卿士之材也四曰擇官長為舉轉運使提點刑獄并州
縣長吏將以正綱紀去疾苦救生民也五曰均公田為天
下官吏不廉則曲法曲法則害民請更賜均給公田既使
豐足然後可以責士大夫之廉節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賜
也六曰厚農桑為責諸道溝河并修江南野田及諸路陂
塘仍行勸課之法將以救水旱豐稼穡強國力也七曰修
武備為四方無事京師少備因循過日天下可憂請密定
規制相時而行以衛宗社以寧邦國也八曰織徭役為天
下徭役至繁請依漢光武故事併合縣邑以省徭役庶寬
民力也九曰覃恩信為赦書內宣布恩澤未嘗施行并

放先朝欠負以感天下之心也十曰重命令為制書忽而
行違者請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也臣之所陳蓋欲周志
故言辭之間有涉細碎而於國體甚大乞聖慈再加詳覽
一一行之則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負陳訴定奪進呈

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說過
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便有指
揮內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官三班院流內
銓別有條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為見批送
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号为送煞以此官負使臣三五
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住滯臣欲乞特降聖旨今後京朝

官使臣選人等進狀理會勞績訴雪過犯陳乞差遣朝廷
未有與奪指揮只批送審官三班院流內銓者仰逐司主
判子細看詳如內有合施行者即與勘會具條例情理定
奪進呈送中書樞密院再行相度別取進止如不可施行
亦仰逐司告諭本人知委兩貴逐司主判各揚其職事無
漏落亦免官負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紊煩聖聽

奏乞定奪在京百司差遣等第

臣竊見內諸司并百司顯有緊慢高下事體不同今來臣
僚不拘官職大小各取便乞向當紊亂綱紀深屬未便欲
乞特降指揮令入內侍省定奪內中諸司高下等第令
三司定奪在京百司高下等第各合係何等官職及合入
何差遣人勾當既定高下等第則陳乞之人不敢踰越所
貴百司有倫不至輕授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臣竊見天下官負使臣諸色人日有投進并奏到利見文
字中書樞密院以公事文字至多不暇子細看詳其中須
有民間利濟及干邊機可行之事恐有漏落雖自來曾差
兩制臣僚各有主判去處不得精專動經歲時不能與奪
臣欲乞特降聖旨權於館閣選差官二員就近置局看詳
官負使臣諸色人兩投進及奏到利見文字內有合行事
件兩府臣僚更加詳酌逐旋取旨施行兩貴下情盡達庶
政有補其看詳官每季或半年一替兩看文字須旋旋了
當不得交割後人所有機密文字即兩府依舊自行更不
送看詳官處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臣等竊見陝西永興軍同耀華州陝府等處今夏災旱得
雨最晚民間秋稼甚無所望官中倉廩亦無積貯若不作
孽畫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衆兼軍食闕絕臨時轉漕
不及臣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委本路都轉運使孫沔速
相度上件州軍向去救濟飢民及辦給軍食有何次第如
難為孽畫即便於黃河內搬輦自京以來斛斗往彼應副
仍速行相度公路如何計綱即不至艱阻事狀聞奏准到
乞朝廷早賜施行慶曆三年七月四日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罷陝西近襄州軍營田

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公
邊有空閑膏腴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襄州縣官更不

能體朝廷之意將連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鄰人
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來人戶租佃官莊地土每畝
出課不過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斗致貧戶
輸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戶自用兵以來科率
勞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
課多是抱虛送納切覩編勅指揮不得將逃戶田土抑勒
親隣佃請蓋恐害民況今歲災旱尤甚理當優卹不可非
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襄州軍
營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令依舊額出課如元係逃
年瘠薄逃田舊稅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稅額各人
請佃所貴瘠民受賜歸感睿仁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為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
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
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
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
詔令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
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
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為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
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
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
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為臣等欲乞聖慈特
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
三人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

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
尉中舉有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
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勅
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
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臣
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軋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
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遠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
出入及使命往還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
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
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
十里有市市有俎館俎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
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厨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
而已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
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
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遂州使命之
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負並
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
負各給得錢壹伯文已來官務簿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
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饗將枝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
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
擾戶民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已條

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伏望聖慈速降
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
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况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
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
默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

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本廟有
老醫官一負監當其廟廷闊速舍屋甚多只有剩負一十
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供應洒掃不前在國家崇奉五嶽之
意似非嚴謹今來關中大旱永興同華陝虢以來無二三
分秋苗粟米每斗一百五十文足兼鄉村無可收糴人心
教數賊盜不少欲乞聖慈選精謹使命至西嶽廟專行祭

告并於陝西靈湫等處祈雨澤以救生民仍乞委轉運使一員赴西嶽廟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兵士洒掃防護所貴崇奉之禮不至廢墜

奏為災異後合行踈決刑獄等六事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已祇畏以告中外羣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踈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諫赦恩除放者官

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過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心上答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号為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答手詔五事

臣等伏奉六月一日手詔云云臣等各蒙獎用待罪二府不能變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音上以宗廟為憂下以生靈為念臣等不任慚恐戰汗死罪詔旨謂合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關名體稍順其如戎人難信止可權宜如翻覆未寧則當擇節制之帥若和好且合亦須藉鎮撫之才經度邊陲以防來患見選

人具名聞奏次詔旨謂民之困弊財賦未強臣等議之國家革五代詭侯之暴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兵歲月既深賦歛日重邊事一舉調率百端民力愈窮農功愈削水旱無備稅歛不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舉良吏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農之令使天下官吏專於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之間大利可見又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輕變其法深取於人商賈不通財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滯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強之期庶有望矣詔旨謂軍馬尚多何得精當近韓琦范仲淹兩上備邊文字內有河北五六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施行次詔旨謂將臣不和如何制樞密院先因許懷德張亢不協曾指揮戒勵然將之中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主帥別白撫遇隨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才不敢輕易選用詔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効旌人靜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讓之心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內銓條貫

臣竊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遂校衡政久不刪定主判臣僚卒難詳悉官負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屬高下頗害至公欲乞聖慈特降指揮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負同共看詳重行刪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參酌進呈別降勅命

各令編成例案施行

奏議尹洙轉官

臣竊見尹洙才業操行搢紳所推由臺閣進用便可直入兩制若邊城驟遷則有未便緣去年春是太常丞在路分都監許遷張肇之下去年秋轉司諫管句經略司公事遷在鈐轄安後之上才方半年若就除待制又遷在部署狄青之上既不因功勞又不改路分偏受寵擢衆情非便於體未安如須合進權即令將入夏邊上無事且乞召尹洙赴關令條奏邊事觀其陳述可采即與改職却令馳往邊上亦未為晚既因啓沃面受殊恩邊臣聞之不為越次

續奏乞於職官令錄中舉充京官知縣

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令逐人於通判中舉知州一

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官蒙降勅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勅頭名署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錄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奏為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臣伏觀國家每一降赦萬人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將欠負之人依舊督責桎梏老幼籍沒家產既失大信且虧至仁蒙聖恩已老楊日嚴王質與三司詳定不係侵欺盜用該赦欠負以臣舊曾在三司定放欠負見滑州酒務有少欠雜物係專副四十餘界計八十來年登戴少數又不

顯侵欺其勾當人已殁年深只追貧弱子孫理納並不知
祖父如何少尺似此刻剝傷民豈陛下憂育生靈之德臣
欲特出聖意應祖宗朝天下欠負更不問侵欺盜用並與
除放如省司更不舉行許三司知次第人陳告干繫人吏
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一資諸處承受施行官吏並
科違制之罪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明武學生令經略部署司
講說兵書

臣竊聞國家興置武學以來苦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
晦恥就學生之列儻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
謂無英材於體未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明立武學之
名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保明委是忠良
之人即密令聽讀臣切見邊上甚有多馬精強諳知邊事
之人則未曾習學兵書不知為將之體所以未堪拔擢欲
乞指揮陝西路河東逐路經略司於將佐及使臣軍員中
揀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遠可以為將者取三五人
令經略部署司參謀官負等密與講說兵馬討論勝策所
貴邊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略或因而立切則將來有
人可任即不得聲張多教人數

奏為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臣竊見兵興以來天下科率如牛皮筋角弓弩材料箭幹
鎗幹膠鏢翎毛漆蠟一切之物皆出於民謂之和買多非
土產之處素已難得既稱軍期動加刑憲物價十倍吏辱
百端輸納未前如負重罪一年之中或至數四官中雖給

價直豈能補其瘡殘蓋是國家不為素備禍及生民伏望
聖慈委三司送老官并有行止心力司屬三五人別置一
司專管天下科率應副每年合要上供并軍須雜物先勘
會諸處見在數目置簿拘管如朝廷取索并外處奏乞之
時即先點檢見在物色支撥應副外將少數下諸處和買
亦大段減得少數仍於土產處許將二稅公納錢并場務
課利依市價取人戶情願折納不得抑勒據納到數目如
高少闕亦只就土產處置場收買如此百物有備更無非
時科率其非土產之處自無煩撓國家大計須為經久豈
可逐度須索旋行誅求蘇息萬民無切於此如乞臣所奏
即乞特降勅命指揮

奏乞兩府兼判

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
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為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
徒掌邦教春官司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
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
王理邦國大事役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
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綿久至八百年
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申之以治
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
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
於羣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
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尊
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修天下

不理欲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經安體周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修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派內銓條詔程式頗聞煩碎權勢之與孤寒優便之與遠惡在乎均平剛隱方協至公況羣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又諸道郡學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為國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揔天下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衆舉履行善狀詣所屬薦舉逐處官負更體量名實相副者保明聞奏當議別行敦遣以勸天下之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窘於財用經費以艱刻剝既

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
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
至歲終書其減省冗費之數增息財利之數蠲放
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邊處
弛慢不為急務倉廩漸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
于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須詔令其天下官負勸課
勞績並合委本寺考校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
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
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絲絕緇
紀寢壞制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

序傷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召此春官之
職朝廷之兩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
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修舉畫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磨勘差
遺日有榮悴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可用於邊陲
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以親民或可任以珍筮至
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樞轄諸軍其體最大更戍邊鄙要在
均平揀擢材勇責其精當至於戰陣之法弭令之
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
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擢之數軍旅服習之效具

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故二帝三王盡心此道即秋官司寇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并法寺辨明出入數進呈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冤之奏盡委刑部辯之此亦秋官司寇之政也今官屬竄弱與審刑大理寺勢不相敵豈敢盡行駁正故沈冤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公事并辨雪過負冤人數進呈

一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

前辨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大體者別具奏呈令中書樞密院更從僉議然後奏取勅裁其逐司常務即主判官負依舊兼行

再奏乞兩府兼判

臣昨上愚見乞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蓋欲朝廷經紀並舉以救因循之弊伏以三代命官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按於書傳則三公兼卿事又漢以三公分部九卿唐以六尚書分部二十四司亦常命宰相兼領事任著於方冊我國家承五代破散之弊未能復三代漢唐之制事多權宜令中書是家宰之任而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樞密院是大司馬之任亦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事下不兼六卿分治之業其六尚書九卿之位皆無正

官並是權假如三司審刑大理寺審官院流內銓司農寺
之類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職而皆用人權知權判無一正
官莫安其職臣到關數月間見審刑院梁適宗祈丁度三
人權判其審官院經富弼王拱辰孫抃三人權判本曹盡
非正官數易無定大臣又不任責豈是永圖今二虜至強
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財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寬設有
飢饉相仍盜寇競起將何以定天下可憂國家當令大臣
各竭其力以持危墜之勢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位
則體大難舉卒不可定願陛下從臣前議且詔兩地輔臣
兼領要務庶幾可濟陛下既能責兩地之職業大臣必能
振百司之綱紀綱紀備用則政令既行政令既行則天下
自理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雖有夷狄而中國明盛彼不
敢輕雖有水旱而百姓富庶自不為亂然後社稷可久生
靈無禍臣非才多難分甘速棄蒙陛下擢居輔列夙夜思
報臣願為百司中領一家重難處如朝廷不以職業責於
輔臣而伺其私有過欲然後廢黜臣恐人人自全但求免
過無補國家之政不為社稷之福臣無任再三冒昧懇切
之至

進呈周朝三公六卿漢朝宰相兼判事

周官

三公

太師

天子所
師法

太傅

天子
傅相

太保

天子
保安

茲惟三公

論道

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
之官

不必備
其
人有德
乃處之

六卿

天官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今中書之任也

地官卿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春官卿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夏官卿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今樞密院之任也

秋官卿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冬官卿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屬謂大夫也每屬六十官以倡九牧阜

成兆民以倡導九州牧伯之性命歲終天子齋戒受諫諫官

為所戒受質報受平然後休老勞農饗食成歲事新計制

國用

周禮大司徒職云二卿則公一人鄭注云三公者內

王詢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

周禮正義云三公下兼六卿

尚書孔安國注曰冢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名伯

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此

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

漢制三公分部九卿

太尉所部太常衛尉光祿三卿

司徒所部太僕鴻臚廷尉三卿

司空所部宗正少府司農三卿

唐太宗朝宰臣兼職事

蕭瑀內外考績委之司會唐之尚書省今之三司

高士廉攝太子少師持令掌選

杜如晦知選事

馬周為中書令兼右庶子

戴胄專掌選事

中宗朝宰臣崔湜與鄭愔同知選事

代宗朝宰臣元載領度支轉運使劉晏充度支鹽鐵諸

道鑄錢等事使

德宗朝宰臣喬琳兼京畿觀察使竇參兼轉運使齊映

兼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戶部

工部

文宗朝宰臣楊嗣復李珣同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李珣

依舊判戶部鄭覃兼判國子祭酒

武宗朝宰臣杜琮判度支監鐵轉運使曹確充延資庫

使

皇朝開寶中宰臣薛居正領淮南嶺南湖南等路都提

舉三司水陸發運司同列沈義倫兼荆南劔南等

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

開拓輔臣兼領職任條目

三司司農寺

今戎事未息三司主天下大計而財力已困又司

農寺管天下常平倉以備水旱賑救生民亦可替

天下勸農之政今委輔臣一負兼掌重為經制取

天下歲入之利并歲給之數較之有所不足則須

專置農官以廣天地之利大變商法以行山海之

貨每至歲終具天下減省冗費之日增息財用之法蠲放困窮之數并常平倉增收賑發之數及取天下官吏勸農課績之優者畫一進呈

羣牧司

今諸路騎兵絕未精強諸軍闕馬人多相與咨怨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專修馬政較之漢唐增葺苑監庶於多中選擇可得精強每至歲終具括買并滋息之數及揀選格盡筋骨必可帶甲衝突者方得均與諸軍

三班院

今三班使臣數千人品流至多難於區別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常切選擇可任邊陲或可掄選盜賊可幹錢穀或可委親民每季具所選到人數進呈則人品自不用無不當

太常寺國子監

太常寺掌歷代禮樂上以奉天地宗廟次則正朝廷序人倫也國子監并天下學校是國家育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禮樂損益之事并天下教育之數進呈

審官院流內銓

審官院流內銓是天下掄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每至歲終具旌擢過京朝官若干黜陟過選人若干進呈

審刑大理寺刑部

經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天下之人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刑部覆較天下已斷文案并天下訴冤之奏盡得辯正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天下斷過大辟徒流若干人并特恩寬減及法寺辯雪人數并刑部覆校過公案若干道辯正冤訟若干件進呈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何經久即

令施行等事

係用前所陳十事內重命令一門再作劄子進呈

臣聞書曰慎乃出令出惟行惟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

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近來百官起請率亦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自參詳其起請內有能合律意可以久行者委中書將起請之詞刪去無冗裁為制勅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勅命令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以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

錯斷決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遂處長吏別有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酌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奏議葬荆王

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曰財用方因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姪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惑多端陛下仁聖力能保全

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切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来敕葬多是校生事端呼索無算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祈王守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聚議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敕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敕外校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內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為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于史冊其四曰自来勅葬枉費大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廢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

從長處各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奏議許懷德差遣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虛驚拋棄
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勘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迨又西
賊侵邊破蕩却熟戶一千帳不能保護即合重行朝典以
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佑降知相州為轉運使
糾奏充北京都部署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
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勲臣何以鑒戒
循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
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之委信至
重使生殺在已惟借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
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兩關都虞候等更不

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同切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
家之命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之安危
與其它循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惟過郊禮使作該恩方
可進爵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
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
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
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
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
保太平之業臣切懇之願陛下裁擇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事

宰相使相舊制子除將作監丞弟兄孫姪並授太祝奉禮
今後親弟兄孫姪并蕃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

等第與試銜

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舊制子除太祝奉禮弟兄孫姪并弟守祕校

今後子孫并碁親尊屬並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試銜

僕射尚書舊制子除守祕校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孫并碁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試銜
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侍講學士龍圖閣樞密直學士丞郎舊制子除正字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

今後子依舊制碁親尊屬授主簿其餘親屬並等第與試銜并齋郎

給諫舍人龍圖閣直學士知制誥大卿監龍圖天章閣待

制三司副使知雜舊制子與京主簿弟兄孫姪並授試銜

今後長子除京主簿其餘親屬並與試銜并齋郎

正郎至帶館職負外郎遇南郊大禮合奏為親屬者若降在監當不得陳乞曾犯正入贓罪至退官該恩叙用後來累官正郎者只得奏蔭子孫一名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遇南郊大禮內有正郎帶館職負外郎自合奏薦外餘並須於郊禮日前到任一年者方得奏薦親屬

一已上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

雖本非長子長孫
見在居長者亦是諸子諸孫須年十五以上弟姪等

並須二十以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五服內者如虛增年甲并妄冒服紀並以上書詐不實論其合奏異姓之時即不問服紀應曾奏得子孫恩澤後

其子孫三限本官別無孫食祿者並許再奏子孫親屬一名更不拘年甲

一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以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差兩制以上官三負於尚書省鎖院置封弥謄錄司考試內習辭業試一場或論一首或詩賦各一首詞理可采不犯不考式者為及格與於選注官習經業者春秋禮記毛詩周易尚書逐人各專一經並兼習律文試一場墨義十道只問正文不問註疏五通者為及格與放選注官剝落者且守選限經三度試不中者選限滿日與司士參軍內有京朝官三人同罪保舉有行止堪守官者注遠地判官簿尉如不赴試又無上件舉主并雖曾三度就試詞

業紕繆對義不及格更不理選限

一奏蔭京官候年及三十五每年春一度赴國子監投狀考兩制已上官三負於太學鎖院依選人考試內及格者方與差遣候兩任無私罪有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三人同罪保舉即入親民經三度試不及格者如有三人朝臣同罪保舉有行止可以差任者與小處監當候兩任無私罪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五人同罪保舉方得親民其不赴程試又無上件官舉并雖曾三度就試詞業紕繆對義不及格者未得差使如却願班行者與等第安排

奏重定職田頃畝

長吏

大藩府二十頃

節鎮十五頃

防團以下州軍十頃

小軍監七頃

通判

大藩府八頃

節鎮七頃

防團以下州軍六頃

幕職官

大藩府

判官五頃
餘並四頃

節鎮

判官四頃
餘並三頃

防團以下州軍監

判官三頃
餘並三頃

縣職田

令

萬戶以上六頃

五千戶以上各五頃

不滿五千戶並四頃

簿尉

萬戶以上三頃

五千戶以上

各一頃

不滿五千戶並兩頃

發運轉運使比節鎮長吏

武官職田

部署頃畝比節鎮長吏

鈐轄比防團州長吏

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

都監比大藩府判官

監押比節鎮判官

州軍監當官負使臣職田不得過本處職官之數在縣鎮

監當不得過簿尉之數

錄事參軍比本州判官判司比倚郭縣簿尉

一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頃畝少處并元標得山石積
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內檢括官荒田并戶絕
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撥添換其係官莊田見有
人戶出納租課者不得一例支撥如逐縣職田比今
來所定頃畝數目不足即據見在重與上下衆官等
第均分如地內有桑棗蔬果之利者即以所收宜利
約度比附逐處地利折充職田頃畝其田許逐廳自
差公人勾當并招置客戶每頃占客不得過三戶即
不得令州縣差人勾當及招客戶或遇灾傷並令檢
灾傷官依例檢覆的實分數減放子例如逐處官

負為恐減下職田子利却一例不肯收接人戶欠
詞狀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本官職田上見收子利盡
底納官如將地土影庇令免却合入差徭及押配虛
作租佃令出課利入己者並以受所監臨財物贓罪
論所差勾當人亦行嚴斷仍令提點刑獄司專切覺
察轄下官負職田欺弊犯者畫時勘鞠施行內情理
頗重失於覺察者本司官負當議勘劾各降差遣或
有詠說不盡事理仰逐處起請聞奏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一今後兩地臣僚非有勲德善狀即不得非時進秩或非
次罷免者仍不以轉官帶職為例

一兩省以上自來四年勘會轉官今後並具履歷取旨

一舊制京朝官三周年磨勘私罪并曾降差遣者四周年
賊罪者五周年今後內外差遣京朝官無賊私罪者
依舊三周年磨勘磨勘年限內犯私罪并公罪當降
差遣者四周年有入已賊罪者五周年每遇磨勘仰
審官院先具元犯情理入已不入已因依輕重并今
度磨勘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主人數進呈取旨如
經兩度取旨磨勘各有勞績及有同罪舉主三人以
上又無私過者即依常例三周年磨勘更不先取旨
其到闕守候差遣人於指射路分內未有闕以前并
受差遣以後待闕及得替赴任公程月日水計綱並
許通計磨勘如守候差遣人於元指射合入路分內
有闕不就則將守候差遣半年後月日并假限外及

得替赴任公程外住滯日數並不得理入磨勘之限

一今後京朝官上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求就在京差

遣者此後各須投狀並五周年磨勘所有前後資考即許通

計如因省府等處保舉及准條貫差人在京勾當者
依舊三周年磨勘即不得保舉及選差見任兩地并
大兩省以上及省府臺諫官有服紀親屬入在京差
遣

一已上差遣京朝官并陳乞在京勾當京朝官自降初以

前轉官及一周年者將來且依舊制年限磨勘一次

其已得在京差遣未曾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

一今後文武臣僚善政異績可為眾範或勸課農耕厚獲

美利或差鞠獄累雪冤枉或在京監當庫務能革大

弊因省得錢物萬數多者委所屬保明聞奏量事跡大小特與改官不隔磨勘或陞陟差遣其幕職州縣官未該磨勘而有上項勞效者亦與比類升擢如保明不實以上書詐不實論

一朝官轉至負外郎須自任陞朝官後有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清望官共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內無私罪者方得磨勘負外郎轉至正郎須自任負外郎後有上項官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內無私罪方得磨勘已上如舉主不足五周年無公私過犯者亦與磨勘郎中轉少卿監亦依此施行少卿監轉大卿監并轉諫議大夫並取聖選指揮

今後京朝官幕職州縣官到審官院流內銓差注曰仰

銓院體量如有事狀猥濫老疾愚昧之人不稱事任並別取旨本司不舉仰御史臺彈劾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臣竊見陝西河東邊計不足遂鑄鐵錢以助軍費而民多盜鑄日犯極典為法之弊久將不堪臣觀舜典曰金作贖刑又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注謂不應五刑當是漢止五罰出金贖罪是漢舜周公皆用贖法孔子刪書垂于後世明其可行之法也歷代嘗行今久不用人或疑之臣欲乞且於陝西河東沿邊次邊州軍行之俟戎事稍息官不闕用則別從朝旨今具條如後

舜典曰金作贖刑金指金銀而人刑出金以贖罪

呂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極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

不服正于五過

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制辟疑赦其

罰倍差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

鍰

漢惠帝民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

今民出買爵之錢一級直錢二十凡

為六萬

文帝輸粟縣官得以除罪

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梁高祖詔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時奏

聞

齊武時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僕射沈約等參定刑

書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死罪梟其

首其次棄形二歲已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

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三百收贖絹男子六百

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

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

已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

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

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

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

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

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

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疋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

五等之差

一徒以上罪不贖

一杖以下罪依下項

一侵損於人者皆不贖

侵謂侵財物損謂傷於人

一兵士公人不贖內公人不因公事私自失誤者亦聽贖

一為盜并造作詐偽及誣告論不干己事者皆不贖

一捕捉賊盜公人違限等罪不贖

一興販私茶監醞賣私酒并賭博人並不贖

一兩犯罪新條該贖至第三犯者不贖

一衆人共犯一事合贖富貴不均者不贖內有物力願

與衆人納罰錢者即皆聽贖造意人不以貧富不

贖

一軍人百姓同犯一事者不贖

一應有蔭并老小疾患之類但舊條合贖者並依舊法

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足

一舊條不該贖而今得贖者並取情願之人其銅每斤

納錢一貫二百文足亦許以粟帛依時價折納其

錢無物贖納者自依常法區分

一逐縣典押保舉有行止會筆札曹司一名赴本州法

司習學法律委本州長吏以下聚廳試驗稍通刑

名義理即放歸本縣充法司惟三周年檢斷無失

者與轉一資有失誤無贓私者五年與轉一資

一兩斷贖刑失錯者官吏各準其罪不以失減官典受

贖者並以枉法贓論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已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悚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感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威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難

下修德罪已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違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

昏濶者逐之是能去謬吏而亂慢政也至於激勸

善政之行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

意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為猛政求集事之名者

務為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

受實弊資產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

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

亡漢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

程糾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潔

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有

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或陞陟委用
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民
求理不為苛政是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
實仰御史臺彈奏當議重行貶黜今別進呈唐時
選刺史詔令條目便乞約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則賢者絕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辨吏
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點刑
獄但采其虛聲豈能徧閱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
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中一二事耳其奏
到按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情實惟
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強證例一斷之後
雖冤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

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
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也況天下枉濫
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
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
良善者具事狀奏聞俟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
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
下之法令檢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
留者著為例冊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
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
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其遣使安
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振發徒有安撫

之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尚務農
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之矣
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
使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
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數目方得別
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叢奏後方得起離仰司
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
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
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令又絕商旅之路官自
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盜取者
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爭利作
為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
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弊未能革者俟陛下之
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
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
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奏贖法等三事

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孫綿遠蓋由積德之深臣請
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動天地此聖嗣無疆
之本也今有劄子三道進呈內一道為議贖法事即乞降

出

臣近觀詔旨令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修編勅所同議贖
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于億姓天下幸甚今諫官孫甫上

言乞令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聖旨令中書樞密院
同與見議官負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贖杖罪已下情理
輕者所貴易行取

進止

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宮掖其數寔多
憫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媵自是宮中前後
所出三千餘人又正觀二年十月二日太宗謂侍臣曰婦
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
力朕所不取掃灑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
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
數幾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
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卷上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下

邊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

臣蒙聖恩非次獎擢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國被于涓洛齊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於後中原始清人倫乃叙遷于西晉之弱羣胡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構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以犯鎮戎殺傷軍民曾無虛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



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構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
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
之議又欲主盟邀功自尊大元昊屢戰勝且倚北戎事勢
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厚利俟其物力稍豐
可以舉衆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
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其謀
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漢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
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非獨元昊志在
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為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
此戎邀功自為主盟下視中國要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
於用兵矣若拒絕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
遣使問我拒絕元昊之故或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

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
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交構之勢
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
謀者莫若擇師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為用武之策以
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
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
可擊未必能為中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和策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偕擬元昊方壯
遂肆凶驕外倚北戎內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劔而乃
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
多端茲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

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我王始亡而之舉
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
宗騎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
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
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威王之謀
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
兵以攻守為實事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
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
尚猶時擾邊境殺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
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

之更當嚴

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

備不足不減則物已困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
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
習戰鬪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
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拓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
寨者即遷其家而圍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
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塞
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
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
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
併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
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携家居于塞下則全分請

結其實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戍邊
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邊路漸為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
習固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剗保捷土兵其中尪弱
不堪戰陳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
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
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
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更可減退又緣邊無稅之
地所拓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
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我小至則使屬戶蕃兵暨弓箭手
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我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
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
山峻重複被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水陸便後其得勝

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
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
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
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
之彼散掠之兵輕而窳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
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
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而有補不三兩舉勢
必敗三此守策之要也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
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鬪與
漢界相阻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四我以山界蕃部為

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速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放敗且彼為客當勞而返逸我為主當逸而返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邠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

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安陣法訓練歲餘俟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于橫山更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邠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推乃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董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速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

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兩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為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強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為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為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覺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為中原千古之恥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變割地之請國家倉卒無備難於用兵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切其勢

愈重苟不大為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為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為經略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為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為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關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為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

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
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為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
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辦減於何處駐
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周兵之日重困
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使臣已上選
人三班院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
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勝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
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關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
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
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
知竒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
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

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
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
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
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
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
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侵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
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關之勢至時
遣使邀我欲以大河為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後之不可
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為計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
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勢之氣欲謀深入則前
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
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

起六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
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
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
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
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
班師以來歲月綽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
搖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為方略以待其變未變則我
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
俗復為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恥則
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于無窮矣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陝西八事

一相度緣邊城寨未堅牢處更加修完

二陝西諸州土兵內招願守寨者移為邊兵

三新刺保捷土兵內有羸弱不堪戰陣者減放歸農

四移減東兵入次邊州軍駐泊以就糧草有事宜則勾

赴邊上

五緣邊弓箭手逐一兩指揮各築堡子居住

六逐路差人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可控扼處并可

伏兵之處

七逐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

兵三千以備攻戰

八相度下橫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則據險修
寨以奪其地就降其衆

河北五事

一遣才臣權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度邊事

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

三委樞密院於問門祇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

四於陝西抽揀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

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義勇并增置將校

奏元昊求和兩爭疆界乞更不問

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

必生他變而為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為此也及其國力強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戶居之則為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為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眾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今西戎恠不足與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頌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強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利稷無窮之富也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

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
安危大計不敢避人謗議上下其說累陛下包荒之德以
重增宵旰之憂臣不勝懼迫惶恐之至

奏為陝西西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稅

臣竊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並支
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須竭又支移關輔二稅徃邊
上送納道路險阻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司經畫
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未能頓解
邊兵悠久何以支濟自來朝廷已差逐路經略兼計置糧
草即未責事任伏望聖慈指揮更選差朝臣四人充陝西
四路經略計置判官專管本路稅賦課利及圖回營田等
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草數目約度今後每

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師支給見錢比舊日十分中減
下三分各令陝西轉運司約度逐路稅賦課利數目外每
年各令支助錢帛若干既糧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
省節須揀精銳養贍及將蕃部弓箭手相兼使用不更占
冗兵既法邊入中有數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裏州
軍駐劄其四路經略計置判官便當知州差遣與本路經
略使及知州軍等如能依此減省入中萬數及圖回財用
不至虧誤即加獎擢此軍國之大計乞聖慈留意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必須養
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帛示
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關志將以

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衆或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强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今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以臣所見今推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河東路以三說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少助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內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向南監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數更有逐處富實之家不為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未監交鈔外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

萬貫者京官致仕如曾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使官願班行安排或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願有邊備乞朝廷速為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各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勇斷天下幸甚

奏陝西主帥帶押蕃落使

臣竊見環慶路熟戶蕃部約及二萬人內只蕃官二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鬥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喚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兩貴激勸邊臣於熟戶用心專加統

領緩急使喚漸可減得戎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宋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此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

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以又大可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寧化軍奇嵐軍後面觀步谷口道路此又大疑六也設或三國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况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衝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也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

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禦捍之策社何路軍
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
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俟大寇入境然
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
敢有隱繫聖斷處之

奏乞拒契丹所請絕元昊和約

臣竊見契丹來書謀事在邀功勢將構難還答之際尤宜
慎重

一書中言元昊於中國名體未順特為朝廷行征討其
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報
此一難也

一書中次言請朝廷絕元昊竊觀元昊所上書削虎符

臣名體頗順雖未為誠信苟遣人來納誓書朝廷
何辭拒之元昊昨來納款尚不肯言契丹指蹤朝
廷豈可言契丹之意以拒其和如無名而拒則我
自失信而後契丹之請此二難也

一元昊於契丹從來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實於他邊界
曾有相傷況是三二百戶彼亦自可問罪何故便
要朝廷絕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從之苟元昊不
日却謝過於契丹又納其請則與元昊依舊相連
我與元昊怨隙轉大朝廷一失其守長四夷輕中
國之心此三難也

一契丹今來逼朝廷絕元昊之款我若不敢違拒而遽
從之將來契丹却稱元昊已謝過設盟更不討伐

却逼朝廷與元昊通和是朝廷已失兩守豈能更抗契丹之辭此四難也

一朝廷若以契丹之故阻絕元昊大信一失將來却以何辭與他和約縱巧能設辭元昊豈肯以前來兩許屈伏於朝廷必乘我之失大有呼索此五難也
一元昊或納誓書既不可阻今契丹所請或即阻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元昊本來連謀今日之情未可憑信臣請朝廷連禦捍之謀以待二虜不必求二虜真偽之情邊事如此恐誤大計不敢不言

奏為契丹請絕元昊進貢利害

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道元昊今聞名體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絕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絕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報今未虜使却言此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絕元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為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是相為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于朝廷則契丹自為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虜志則契丹大兵豈肯虛

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是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邊切求報之心縱背盟好亦有所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奏乞將邊任官貢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沿邊州軍城寨主兵武臣并都監巡檢寨主監押等自來與諸處武臣班行一例五年磨勘既勞逸不均又遷轉無別是致各圖優穩不就邊任以此將佐而下常患乏人况戰守之地責其死節苟循常規將何以勸臣等欲乞朝廷別立條制應陝西河東沿邊州軍滿三周年者並與特轉一資不隔磨勘所貴邊上例各得人為經久之備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臣等竊見用兵以來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異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官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數亦與士卒一般校功是以人無適從家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頒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第賞無差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編錄緣邊部署司條貫宣勅事

臣等竊聞朝廷已議差官刪定天聖編勅所有諸路沿邊部署司前後承受宣勅條貫不少當用兵之際再合參詳兼慮諸處多有漏落臣等欲乞朝廷指揮諸路沿邊部署司令具錄前後宣勅條貫候到亦令相度編錄如一司一務編勅之例頒下逐處各令遵守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沿邊知縣事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河北沿邊州軍當用兵備寇之際逐縣令長尤要得人自来除合差京朝官外其餘並從銓司擬注別無選擇之法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今後陝西河東河北沿邊州軍三千戶已上縣令負關並差奏舉磨勘新轉京官人充填與當西川差遣兩貴邊遠之地人受其賜亦使才俊之流諳練邊事他日選用不乏人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稅却乞於沿邊入中斛斛臣竊見陝西數年以來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縣督責不能存濟民間家為民患者是支移稅賦轉般斛斛赴延州保安軍山坡險惡一路食物草料常時踴貴人戶往往輸

納比別路所貴三倍比本處州縣送納所費五倍害民此實非久計臣等欲乞朝廷指揮都轉運司體量關中今來灾旱民力困乏如邊儲有備其二稅與免支移并邊上入中斛斛大段價高出却京師見錢銀絹萬數浩瀚亦令相度權於沿邊州軍入中所貴減得官中貴價既沿邊有備則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軍馬於沿邊就食糧草既稍蘇民瘵又不誤軍期如此守邊庶為得策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

臣等竊以西陲用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萬數浩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郵延等四路帥臣雖有管本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置若不委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郵延環慶涇原

秦鳳路經略使司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選差除廉
幹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兩
有旬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明聞
奏特與相度酬賞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奏策試方略等人各與緣邊差遣事

臣等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來策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
受恩澤人或未諫放選及不理選限者雖程試之下偶不
及等或曉習邊事經歷艱苦或鄉曲有譽年未衰退若只
假以虛名實恐多有遺滯况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并
鎮寨中務場常是闕官或於這裏差官往彼勾當到本處
却闕官負甚有廢事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陝西河
東轉運司應本路策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人得雜出身

試衡齊郎等未諫放選及長司馬士文學助教等並不理
選限者如願入邊遠即相度年未衰老有心力行止向當
得事之人具保明申奏與江陝西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
尉內監推新置酒稅等場務者只與驛券更不支本官料
錢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

呈

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驍威如此國家禦捍實在三邊不
惟戰將乏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要有
心力人向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部嚴治城寨體探事機
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却心力使臣或邊上倉卒要人
終是怯懼不堪任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點刑獄除川

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路分只令文資
勾當却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與三路邊上差遣
令慣習邊事成年甲雖高素有心力未至衰老者亦可充
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
是不材之人豈堪為按察之官澄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
閑場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乞委樞密院除選揀上項提
勦刑獄使臣外更當切於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
選人逐月一度具選到人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差
遣所貴邊上多得有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
膽勇緩急可用此乃養育將材禦備戎寇之要也至於川
廣荆湖近蠻之處亦乞重選知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
界存活生民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戍內有
諸處鄉軍雇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上添填逐
指揮內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不堪披帶
教閱虛破禁軍諸般請受支賜今來又差發兵士五千人
往秦州添屯并續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
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內諸軍今來并向去合起發往
邊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來本司子細揀選下小弱
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揀下小弱人數內尤
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却願歸本處舊指揮者
並令送還內有身材比舊等樣小三兩指却少壯得力者
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病患之人即等第與剩負安排其

逐指揮人負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揀選別與安排却
於本指揮向下人負十將內揀選得功并武藝高強人升
一兩資權管勾當准轉負日依本資施行如本指揮人負
十將內無可選揀即於以次指揮內選揀令權管補填勾
當兩貴在路便有幹了軍負部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
過其所差兵士本營在外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
監押依此揀選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
差到屯駐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
旋開坐聞奏

西定武藝高強員以弓弩
別定斗力及射親格式

秦乞揀選邊年高病患軍負

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內若有指揮使負資得力則不
在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

若人負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惰不受指揮多
退敗顯是軍氣強弱繫於將校今來邊上諸軍人負甚有
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
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悞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
及近上內臣內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內二員往陝西路
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駐
泊就糧諸軍人負司共揀選知內有年高脚手沉重并疾
患羸弱不堪披帶及愚戇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並開坐
申奏內屯駐駐泊人負一面發遣赴闕別與安排所有就
糧指揮人負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額管廂軍去處
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准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
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曾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強得

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惟將來轉官却依本資叙遷
不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與得辛苦之人可
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直下班殿侍內
揀選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議再行揀選內曾有過
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姓名聞奏本班人員不得抑遏
漏落當行勘斷其揀到人數別分等第內上等及識文
字者差在闕人員處權管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令
逐處保明奏取旨使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官例遞
遷安排有功劳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官之人有
一或緣西北事大常須先選人在軍中使喚以備邊事

薦舉

奏為薦胡瑗李觀充學官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夫通
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經
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
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聞里歎
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
升之太學可為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吳等李觀丘園之
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
六經莫不贍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
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近於庠序仍索兩著文
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止

秦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

臣等在邊上體量得材武可用將佐人數如後

第一等涇原路部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識機變

鄜延部署王信忠勇敢戰身先士卒

環慶路權鈐轄知環州种世衡足機略善撫馭得蕃

漢人情

環慶路鈐轄范全武力過人臨戰有勇

第二等鄜延路都監周美諳練邊情及有武勇

其人累有功劳

欲乞特加
通詳刺定

知保州安軍劉拯有機智膽勇性亦沉審

秦鳳路都監謝雲行勇力有機令之驍將

延州西路巡檢使葛宗古多馬精強復有膽勇

其人近聞

本路有職私事爰請
遺日乞別取重示

鄜延路都監譚嘉震勇而有知戰守可用

涇原路都監黃士寧剛而有勇可當一隊

鄜延路鈐轄任守信能訓練有機智

涇原路都監許遷訓練嚴整能得衆情

秦鳳路鈐轄安俊勇而有辯倉卒可使

環慶路都監張達侯知書戰下可當軍陣

鄜延路都監張宗武精於訓練可備偏裨

數內劉拯張達侯張宗武雖曾改轉一資比諸將未至優

異臣等今同罪舉保此三人乞各轉兩資及移易差遣

再奏乞將借轉官知原州

臣等竊見涇原路西北有鎮戎軍并山外城寨及東北有

原州取通賊界又原州管下有明珠滅歲康奴等蕃部常
與西賊相連作過竄為強惡若原州一面鎮靜則本路只
禦捍西北一路易為兵力所以原州須要用心官負在彼
昨來臣某為觀朝廷降勅差北作坊副使蔣偕知涇州遂
乞與本人轉一正使改知原州照管上項一面蕃部尋奉
勅就差知原州即不蒙改轉官資緣本人自祕書丞制置
青白監使相次詠磨勘又差遣合入提點刑獄兼是准詔
勅舉換右職即與近下差遣祕書丞自乞換右職人不同
况涇州是近裏節鎮原州是極邊小郡比為藉其才幹非
有過犯虛降却本人差遣兼本官到任已過半年州界蕃
族別無騷動伏望聖慈特與轉一正使依舊本路駐泊都
知原州臣范仲淹臣韓琦

韓在環慶州別館修葺
得蕃部一萬八千餘人

秦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

臣等竊見祕書省校書郎僉書秦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
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本之
多士得為異才欲乞聖慈特加獎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
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
臣范仲淹臣韓琦

秦舉姚嗣宗充學官

臣等竊見環州軍事判官監慶州糧料院姚嗣宗策試方
略考在優等效官邊郡不避險阻文筆奇峭有古人風格
兼通經術宜置國庠欲乞聖慈特受一學官俟通前任成
四考日與轉京官若不如舉狀臣等甘當同罪臣范仲淹
韓琦

奏馬懷德乞轉閤門祇候青澗城都監

臣等竊見延州青澗城兵馬監押侍禁馬懷德曾為邊
蕃賊降差監當本路體量得前人有武勇心志却奏留在
邊上使喚自後掩殺蕃賊破蕩族帳累度得功只是轉一
資酬獎其人實堪充將佐部領軍馬禦捍邊方無种世衡
曾乞納所轉官資却與本人升擢伏乞聖慈特與轉閤門
祇候充延州青澗城都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酬獎張信

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陣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
與西賊鬪敵前在延州趙瑜等守下作前隊殺退蕃賊得
趙瑜等銀器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未曾酬
獎其人氣度膽勇武力過人為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

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
軍隊分擘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為奇兵
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宣撫副使

臣奉勅差充陝西路宣撫使續奉朝旨體量於邊入中
糧草事臣既蒙朝廷重寄須體量逐處將帥勇弱官吏能
否那移軍馬并相度錢穀利害求訪民間疾苦照管緣邊
蕃部料度寇情經畫勝勢以分朝廷萬一之憂非臣之愚
可能獨幹衆務臣昨日入對乞聖慈更選臣寮一員與臣
同往每事議而後行庶少差失伏乞早降指揮兼臣已奏
乞免罷御筵錫賚雖添差一員不至勞費

再奏乞名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悵蘇舜欽

等

臣昨在樞密院日舉文行有名之士十人堪充館閣職事
乞取聲稱著聞者先次召試自臣過中書後商量請所舉
人多不可一齊召試欲俟其中更有清望官舉者即先次
施行今所舉人內殿中丞王益柔已有杜衍先曾舉奏太
常丞張岷又有王堯臣蔣堂舉奏大理評事蘇舜欽亦有
王拱辰舉奏此三人並有清望官舉薦又見已到京及待
闕未赴任欲乞降聖旨便與一試仍乞指揮學士院各試
文論二首足以觀其才識不令更試詩賦恐詞藝亦巧無
補大猷況朝廷擢才之際寧使滯淹不同尋常陳乞之人
更延資考

奏殿直王貴等

臣有隨行拍使右班殿直王貴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
三年有餘右班殿直徐正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二年
半各好人材弓馬累度隨軍出入勾當兵馬須得幹辦三
班奉職郭慶宗曾經戰鬥得功及有心計緩急使喚得力
上件三人並堪邊上任使欲乞朝廷各轉一資充以邊寨
主監押如未有負關即日令隨行拍使俟到邊上遇有關
處即具奏差取進止

奏杜曾張河

臣竊聞朝廷欲差杜曾判大理寺張河河北路轉運使杜
曾詳明法令必能稱職張河廉謹精熟樞紳所許錢穀重
難實所諳練兼本官自可三司副使發運使之任緣河朔
屯師右武之地當選人經營一面為用兵之備伏望聖慈

委大臣再加銓擇庶免頻有改更杜曾使自有今來留

在判書是在京重難職任乞與別議恩澤張河自到決府累有人舉奏乞別與差遣

奏舉張去惑許元

臣竊觀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剝削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枉費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之須臣竊見殿中丞監在京權債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相揮取索權債務勾當過有勞績特與超轉一官若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軍國又臣切見寧州通判著作佐郎張去惑素有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違事之初口有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報遂舉張去惑為通判將佐晝夜典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

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濶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惟有闕即差今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權債務替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奏杜杞等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又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觀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衰索唐太宗置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令館閣臣寮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

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
羣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祕書丞
尹源祕書丞張棧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
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
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速可潤皇猷或經述精通能敷聖
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
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俟悉
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復館閣臣寮供職經二年不就諸司
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之遊日玩典籍不親
未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竊聞太
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
餘時或遊幸此祖宗盛事不為不重今館閣供職負數至

少臣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搢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舉
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網紀或隳雖治必亂俊摛
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旰食未暇正宜廣搜時彥大
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諸路
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剌剌之
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可侵擾臣退而思
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財賦之要地家宜得人使二員
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權貨務內
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為侵剌遂
舉元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

昨在邊陲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權貨務替許元此二人
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依奏俟有闕日與差
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
朝臣宗緘陳執禮為因王欽若妻并宗綬妻陳乞在京監
當有臺臣上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
許元張去惑勾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
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
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奏雪滕宗諒張亢

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
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
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鞫必能辯

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煩聖聽今具畫一如後

一梁堅元奏滕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犒設軍士

臣切見去年葛懷敏軍敗之後向西州軍官負驚

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馬已到渭州只是一百

二十里滕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

其時兵威已沮又木冰寒苦約十日軍情愁慘得

滕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項一萬

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當倉卒之時

有此才力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

舉知慶州緣其時賊馬逼近收買牛驢犒軍從有

虧價情亦可恕

一梁堅奏滕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楮

子三二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
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楝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
樂即非宗諒所散與人而罪歸於勝宗諒又云士
卒怨嗟況邊上筵會是常常直軍人更番祇候因
何得其日便有怨嗟

一梁堅奏稱勝宗諒到任後使錢十六萬貫其間有數
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
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
受在十六萬貫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
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得利息二萬
餘貫元隨軍公用支使外却納是官本今來宗諒
所用錢數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公

用

一環慶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五萬自
宗諒勾當已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關邊將軍民亦
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
人豈能當此一路

一邊上主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
人出死力禦捍強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略使一旦
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亦無以
立威人皆知其自不可保且將帥對威者是國家
爪牙之威也須假借勢力方能集事

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其事任將令下獄若
遇賊兵寇境未知令人卒然處置此路又差王

元權之況王元在河東沮怯已曾責降今且在邊
上備貧豈可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

一宗諒舊日疎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為取信
一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未
蒙朝廷聽納臣若是詐妄之人不當用在兩府既
有目覩之事豈可老人自安誤陛下賞罰兼西北
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獎擢豈宜
逐旋破壞使邊臣憂惕不敢作事雖國家威令不
可不行須俟見得實情方可黜辱臣欲乞朝廷指
揮宗諒且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
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帛文帳磨勘如宗諒
顯有欺隱入已及乖違大過即勾宗諒勘鞫如無

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已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
入急遞聞奏別取進止所有張亢亦奉聖旨令便
勘鞫臣體量得張亢不能重慎為事率易昨在渭
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勘鞫干連人
依勘滕宗諒事行遣聞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
諫官俟勘得滕宗諒張亢却有大段乖違過犯及
欺隱入已仰臺諫官便是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
貶黜臣所以極言者蓋陛下委寄邊臣使一向外
禦而無外憂之禍則邊上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
體有誤大事

再奏辯滕宗諒張亢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顏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已之坐

曩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獎擢授任不次遇事
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
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己及邠州宴會
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
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
於處置邊事亦無踈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逐具與
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
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己臣
甘同受貶黜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
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為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
可以感衆者且遣儒臣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
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

以小過動搖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與
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
害遂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
臣望輕易於搖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
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州前任公用曆勘到
千連人只稱有送官負等錢物亦不顯入己又是元彈奏
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
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
餘罪狀多未據實其千連人黨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
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
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錄問有辭即須
差官再勘其合干人黨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

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內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甚惡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它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祿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為功而勞臣抱怨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賞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惟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乞聖慈先次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高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直

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况臣久為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廢材祇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再奏雪張亢

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亢所奏曾將公用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呈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觀編勅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其張亢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入己合該上項編勅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為慶州簽判祕書丞馬倩身三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

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巖禮丁父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號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耕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黃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親使着係省官錢自來邊上有公使錢處為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己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勅施行則張亢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己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絕若不用上件編勅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為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疎而輕重也伏望聖上送樞密院依詳編勅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

亢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奏辯陳留移橋

臣前日與章得象以下親奉德音謂近知左右臣寮罔上不能主張不敢盡心言事今後不得更事形迹避涉勿黨須是論列必無所疑臣等千載遭逢得陛下聖言及此不勝慶幸不勝慶幸臣日夜發憤願盡其心以副陛下待輔弼之意雖犯雷霆豈敢回避今切見審刑大理寺奏斷王亮臣已下公案內有情理不圓刑名未審之處如便降勅恐外議紛紛傳播天下臣忝參預大政豈當緘默負陛下前日之訓為天下罪人今略指陳事節奏陳如後

一陳留橋是真宗皇帝親詔為損舟船遂遣使經度而遣之前來姚仲孫在三司日杜衍乞移此橋仲孫

不行王拱辰知開封府日又乞移之拱辰亦是不
行昨又令催綱使臣乞移此橋本府前來官負只
差一王簿相度便具申奏朝廷不知先朝有詔失
於檢詳遂許移之三司為去年新曾添修今又破
材料遂奏乞差官相度乃是舉職今却以不應奏
而差坐罪惟聖慈深察方可見情

一據案照勘得三司手今已先檢尋移橋文字於初
九日納在王堯臣處要行遣申奏次日方見王演
為本人自陳留替回堯臣遂先發言問當移橋利
害演方對答即非因王演請託而後行也望聖慈
察此一節

一經曰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又堂
高則陞高蓋言重公卿者所以尊天子也今三司
使主天下大計在天子股肱之列有大罪則陛下
自行貶廢不可使法吏以小過而辱之投鼠忌器
正在此矣陛下縱有輕近臣之意不可外示於人
何哉近臣輕則減天子之重矣今法寺坐堯臣杖
七十公罪其過至小伏望聖慈特遣中使傳宣安
撫釋放贖法便令入謝以存國體羣臣幸甚幸甚
一王演得替債盧家宅子稱每月饒減得房錢一貫文
其人已移辰州通判只是暫時守官即非久住宅
子之時又未曾言請託橋事量人情只是為王演
曾在本縣守官遂欲借宅子與住其王演尚不肯
須用錢債居只饒減得錢一貫文今因王演奏王

濱受盧家請託入獄之後須至虛有招認豈可一
兩貫錢便使得一負外郎請託此事兼案內照勘
得因堯臣問及遂說利害又無不移橋之言豈是
請託之情今獨追官勒停衆議未允望聖慈深察
可見其情或與罰銅監當亦減得外邊怨謗又免
本人頻來理雪奈煩朝廷

一陳榮古定奪橋事據案帳上開說所損舟船五十五
隻內五十隻因風并相磕撞致損只有五隻因橋
致損又根究得元乞移橋狀內所說損却人命及
陷沒財物並是虛誑所以榮古定奪更不移橋今
來雖依王礪所奏移歸舊處一則違先朝詔命二
則未及月餘已聞新橋不利損却舟船撞折橋柱

及水勢稍惡重船過往不易若再差人體量必是
先朝不錯移改以此知陳榮古所定未必不當雖
三度取狀不全招認罪名盖有此情理須至依疎
本因公事別無私曲今法寺坐為私罪伏望聖慈
特與改作公罪免令過後頻來理雪

一慎鉞是三司判官本案管移橋公事既聞差王礪重
行定奪遂令人探問移與不移今來勘得別無情
弊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庶免非辜

一王礪與堯臣祖同姓名素不相喜因此定奪遂誣奏
乞勘三司情弊又奏慎鉞是堯臣所舉必有奸謀
今來勘初別無情弊亦無奸謀王礪親自定奪此
是當以實言且非風聞之失也

右前件王堯臣罪名乞特出聖意差中使傳宣放罪今依舊起居并乞特降聖旨王溥免追官罰銅與監當陳崇吉慎敏並與改作公罪如此施行則衆情稍安羣議自息王燾初奏王堯臣必有情弊及有奸謀滿朝公卿憂堯臣禍有不測賴陛下仁聖特與辯明不陷深文羣臣又逆奉德音令不避嫌疑而況陛下越次擢用敢不盡心助陛下之明德臣至誠激切絲髮不隱望天鑒照臨

奏為劉滄董士廉修永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勘

鞫

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滄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竊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出剽往修永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帥

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滄是汭邊有名將佐家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恕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枷甚蓋狄青廢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之闕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素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稿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

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所犯
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
不至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稱冤
致訟黨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
臣效死以報聖慈

奏葛宗古

臣竊知邠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為侵用公使錢入已
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在其
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寬貸亦須降充
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觀刑統節文諸
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
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解及用公解物若出

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解謂以官
物迴充公解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逐處更
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迴充
公解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無元無條貫今將私用
公使錢入已為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
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更官貪因循之間為
人拮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為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
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曾令上殿指陳侵用公
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強復
有膽勇在邠邠路中軍為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
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未減

雜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臣近與韓琦上言陝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觀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波西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次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切如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驅策雖無奇効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踪諸將同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是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任

奏乞互換巡邊

臣等奉聖旨商量互換往陝西邊上照管臣等今商量欲乞今秋差臣韓琦先往邊上勾當候至春初即臣仲淹却往替換所有逐人舊例御筵并錫賚等並乞免取進止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臣蒙恩擢授參知政事今日入朝竊知例有錫賚緣臣昨拜樞密副使已蒙恩賜虛薄之才消勞未立不可再有貪冒貽譏措紳伏望聖慈特賜廢罷庶寬憂懼實賴照臨

奏乞免錫賚

臣今月二十三日蒙聖恩差到中使賜臣銀絹者伏念臣偶以非才誤膺東掖備位樞府僅方踰月改參大政不可優賚今早已具奏陳乞賜罷回聖澤庶安愚悃謹具奏聞

奏避蔡稟嫌

臣一女子嫁得監察御史蔡稟之弟今來稟為糾彈之官

臣在政府恐有妨礙須合上言乞聖慈特降指揮取進止
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

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考其醫事以制其祿
是先王以醫事為大著于典冊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
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
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日有之臣欲乞
出自聖意特降勅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說醫書三五人為
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說素問難經等文字名京城習醫士
徒聽學并教胥隸及修合藥餌其針灸亦別立科教授經
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充學生祇應仍指揮
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
通有近上朝臣三人奏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

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者方得入翰林院祇應如內
中及諸宮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效者只與支賜
如祇應十年以上累有功效者即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大
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
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
獄轉運判官所到點檢其學醫生徒俟急得兩部醫書精
熟即與免戶下諸般差配如祇應州府累有功效者即保
明聞奏與助教安排兩貴天下醫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
性命兩濟甚廣為聖人義利之一也

奏乞選河北州縣官員

臣謹按唐初內開十六衛以聚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
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農務一時習武無事則武臣

居內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廢府兵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未類且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倉卒不為國家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亂之資已先成矣今河北州縣部內各管義勇其長吏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攝衆望者有幾人哉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猥之人存留者不過勤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衆未有統領而無所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無陝西關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為必安之計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貧官吏為難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為重然國家恐北戎之疑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須命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分行按察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內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內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未近成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人內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願換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領教

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急遣就統領可
戰可守不誤大事又良吏撫馭恩威得所雖有飢饉不為
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
敢輕言也

奏乞召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人事

臣竊見鄧州奏賊人張海等一行已及六十餘人各騎鞍
馬有弓弩器械驚劫縣鎮恣取金帛強掠士女不懼朝廷
凶害如此百姓被害不堪其憂臣恐逐處窮民見其豪盛
各生健羨聚成徒黨習取州縣事勢漸次張大不早殄滅
必生它患漢唐之末皆因羣盜而天下大亂朝廷豈得安
然伏乞聖慈來日便差中使計會殿前馬步軍司於七百
料錢已下軍分內召募情願捉殺強賊人真兵士三百五
人須是勇壯喫得辛苦或曾經使喚之人限一兩日內引
見面賜盤纏錢并冬寒綿衣及大輿逐月添支送差有心
路使臣部押與謝雲行同去分布掩殺不以遠近粘趁直
候捉殺靜盡即等第優與酬獎

奏乞指揮管設捉賊兵士

近奉聖旨召募到兵士三百人又於三班院取到使臣部
領前去金商州捉殺賊徒雖蒙支賜綿絹及傳宣戒詔切
緣彼中賊徒方盛劫取財物虜掠士女烹宰牛羊恣行意
氣致諸處軍民中強惡之人往往生心其差去兵士支賜
不多又是七百已下料錢每日計得錢二十餘文在路只
供得大隊柴薪鹽醋斂掠或遇天寒路遠不免飢凍豈有
勇氣向前力戰更恐差去使臣無別心計不能撫恤為宣

命緊切連夜掩捕更致怨憤逃走入賊中其患愈大欲乞特降聖旨更選差近上有心力使臣一員星夜前去同共部押逐程宥慶官破柴薪監醋不令斂掠仍密切別降指揮下捉賊兵為到有賊地分州軍只作長吏意度逐人辦肉一斤麪一斤酒一升管設所有使臣軍官別破酒食如遇大段雨雪兵士單寒向前不得即更令製造細綿被襖支散所貴各得飽暖則有勇氣可以擒賊亦上感聖恩不致怨叛仍令差去使臣常切體量兵士內有結搆逃走或出怨言扇搖軍衆者明立照證處斬訖奏臣在邊上體當軍情須是如此恩威兩立纔能使喚方保無事今來兵士不多易為豐足大都防於未萌若待叛怨之後旋行招恤則深損國威亦不懷感賊大之後所費無窮其餘處捉賊歸地分自然不更管設乞垂聖斷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荆門軍秦賊人張海等已到彼中人數漸多荆湖少兵大可憂慮似此一路殺人放火驚劫郡縣朝廷若只行遣文書將何以濟空發使命前去別無兵馬彼中賊無所畏取便屯結一路州郡無兵之援何以守禦伏望特出聖意於在京發兵三千人作三節起發如賊已銷滅即以上件兵士於荆南府潭州分屯以鎮遠方如尚猖獗聞京師兵來則一路州郡望風增氣賊勢自然窮蹙易為翦除不成大患

奏乞差人部送吳遵路家屬

知永興軍兼經略安撫使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身之緣
本家只有一子全未歷事家眷幼碎兼陝府界賊盜頗多
伏望聖慈指揮下陝西轉運司多差公人兵士津置仍選
官一員部送京及指揮逐州多差人防送免致踈虞取
進止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

此八卷中之第一也字法既精且大故公亦稱而多思韻仍不夫古雅之致且等
公題稿為董公手稿物宜細心之



此卷西漢州攝此書藏
李相國題

夫文正公奏議十七卷
韓魏公為序在昔板行
于世雖不復存其政府
奏議二帙卷中不載茲
得舊本惜多漫滅捋繕
寫銀梓而鄉士錢翼之

見焉樂爲之書於是命
工刊成置于家塾期在
傳之元統二年甲戌九
月八日孫文英謹識



道光庚寅暮春下浣古經堂孫文英謹識

物名於康熙三年并考知縣夢五年罷
由陝西四路堂權使在政府三年以子仁純
新日兩卷共同冊作半五名冊中本三
十九篇中有缺佚解

五編天志

久正公政府奏議兩卷各六門共計文七十九篇數陳
條奏劉切詳明忠君愛國之忱讀之使人起敬
起慕想見當日君臣魚水一德交敷以成可
至治此係元時以八世孫文英屬錢良石手書
刊刻尤不易得良石播善名於元代亞於松
雪可書法結構亦復相似逸跡松雪更稀
其可寶之定本同尋常秘笈也

夢盧錢天樹

